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五二六回 遞公稟百姓呼冤 施薄懲知府撤任

卻說黃天霸正聽那小二說陸平的陋規，又有一人插言道：「王三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這狗官一日不走，咱們一日不得安寧。日前北門街朱大武家被劫，失去有五六千金家產，人家出了這橫事，理應進城來稟案。在先他是下鄉踏勘，出了賞格，代他捕獲。不知未到數日，竟將朱大武提案，說是有人密告他，乃是誣賊做賊，有心誣告，反將朱大武打下四□大棍，勒令他堂上具結。這朱大武雖不是縉紳人家，也是個秀才，哪裏忍耐得下？其時在堂上頂撞了幾句，不肯具結。誰知這狗官買盜誣良，硬要監禁報他同謀作案；他恐為人查出，故意來報案，反將朱大武釘了鑊鑊，收下監牢，將他定成死罪。」天霸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難道朱大武遭如此大難，他家竟無別人，不曾上憲衙門上控？」那人聽了此言，忙道：「老爺是外方人氏，不知這狗官的厲害。從前有一家人大同小異，命人到上憲衙門控告，他接有這個消息，一面令人上省裡外花費，一面五□兩銀子買個大盜，在半路將這人殺死。朱家知道這個事件，不敢再蹈此轍。」天霸道：「照此說來，這沂州府缺分，每年可得多少銀兩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在別的官府做來，真是刻苦非常；自他到任之後，各處設法搜羅，貪財害民，每年可得二三□萬。便是朱大武這個案件，外人傳說，正盜已獲，送他一萬銀子，即將真盜放去，翻過臉來與朱大武為難，這不是有冤無處申嗎？」

天霸聽了此言，已是按捺不住，忙道：「若是俺家在此間，明不能奈他怎樣，暗地裡將他結果了性命。」殷龍恐他使出怒氣，連忙攔道：「黃賢弟，咱乃過路之人，何必作此閒氣？少不得有惡貫滿盈的日期，彼時總要現報。」天霸道：「咱們前日到了貴地，聽說漕運總督施大人在此剿賊，不知這強盜是何姓名。

平日陸知府何以不知道呢？」那人道：「說來也是可恨，他與王朗結拜的弟兄，三節兩壽，王朗皆有孝敬，故此不肯詳報。

聽說施大人昨日已將王朗擒獲，尚未審出這段情節，能將這狗官定罪，那便是地方上的洪福了。」天霸聽了此言，隨即沐浴了一會，回轉衙門，稟明施公。

次日清早，施公升坐大堂，發出告示，如有貪官污吏，剝削貧民，准其據實控告。這個風聲傳開之後，次日早間，便有許多百姓焚香跪道，來衙喊告。施公命中軍將呈詞細細的看閱一遍，無非皆是受陸平冤屈。當即傳命出去，三日後來衙聽訊。

百姓聽了這話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到第三日，紛紛前來。只見施公升坐大堂，傳命到沂州府帶陸平，裡面傳話出去。不多一刻，陸平進來，參謁已畢。此時見了許多人告他，自己開言不得，當即將自己頂戴摘去，到了案前跪下。施公向他冷笑道：「貴府身居五品，為一郡太守的分位，不為不重了；受國厚恩，理合為民理事，何以這多的百姓前來控告？本院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且將眾人呈狀聽汝理結。」說罷，將所有的呈詞遞與陸平去看。

陸平見施公這番言語，早已魂不附體了，只得接到手中，翻開一望，都是平時害民的案件，當時啞口無言，半晌不能言語。

施公見了怒道：「汝這狗官，皇上待汝不薄，食祿厚俸，取給於民，何意不思報上之恩，反貪害百姓，豈不是喪心滅理麼？」

汝也是個兩榜出身，讀聖賢書，辜負苦功□載了！」當將那百姓的案件，是非曲直，斷得清清楚楚。將陸平撤任，將本縣升署府缺，復行查了倉庫，所有欠缺，皆令陸平賠補。諸事已畢，到了晚間，書房具了奏折，將陸平劣跡奏知皇上，專等批折回來再說。

且說沂州城內有個顯宦人家，姓胡名文駿，官居刑部尚書，在京之日一味貪財，目無王法，欺君虐民，朝廷大臣不知參劾了□數餘次。無奈他皆能隱忍，小忠小信，欺騙皇上，因此不能將他治罪；到了施公二次回京，將他劣跡載明□大款，奏知皇上，始行交部議處。到了施公出京之後，復又重用。膝下一子，名喚胡通，名為在家讀書，其實仗著父親的勢力，尋花問柳，欺虐貧民，強佔良田，搶民婦女，不知幹了多少無法無天的事件。受害人家畏他勢力，多半忍氣不與他較量。即使有人控告到官，地方上官吏皆知他父親財勢，不但不代他申冤，反而治了重罪。合當這胡通惡貫滿盈，這日在娼家飲酒回來，是半夜的時分，蒙朧醉眼，見前有一個少年婦人，提著個燈籠向前走。胡通在轎內暗道：「這女子深夜一人行走，必非良家婦女，不是夜奔，必是苟合。何不就此尋著他住處，帶回府內，明日拿帖送官。」僕從聽他招呼，知他的用意，如狼似虎走上前去，將那婦人攔住。誰知這婦人乃是孝婦，丈夫姓高名萬成，是個科第的舉子，去歲方才亡故。娘家王氏，也是鄉宦人家，只因婆婆身抱大病，無人延醫，只得自己出來請醫診治。忽見胡通的家人上來囉喏，罵道：「汝等這班狗頭，府城之內，囉喏人家婦女，該當何罪！我丈夫也是功名在身，毆辱斯文，王法何在？」胡通在轎內聽他嬌滴的聲音，早已魂飛天外，連聲命人拿獲。

誰知眾人正鬧之間，殷賽花與張桂蘭正是出衙鬧游，玩看月色。一路而來，見前面有人喊叫，當時便想上前，又因自己是個女子，若為排解，就有許多不便。只得縱身上屋，以看動靜，只聽那有婦人喊叫之聲，有「搶掠」二字，桂蘭此時並不知轎內是何人物，總以為無非是地方官出來查夜。當時只得回轉衙門，命人傑傳了中軍，前去打聽。頃刻回來，告知底細，賀人傑大怒不止，便想前來結果了胡通的性命。張桂蘭連忙阻住道：「先進去稟明大人，然後定奪。」殷賽花在旁說道：「這事可不必，曾聽咱父親言過，胡文駿與大人有不解之仇，此時若稟知大人，前去將他拿住，自是上著。設若傳言不實，將胡通傳來，這狗頭一味抵賴，寫信進京，請他父親奏知天子，說大人誣栽欺虐，豈不多一番唇舌？在俺看來，仍然咱兩人前去，先將那個女子救出，然後再結果胡通的性命，使他無蹤無影，豈不為妙？」

兩人計議妥當，復又帶了兵刃，一路而來。到了刑部府內，只聽見裡面有人喊叫，罵道：「你這賤婦，好不知造化的女子，俺公子是個六品的判官，刑部大堂是他生父，要你這女子為妻，豈不天大的造化？不說前來謝俺的公子，反而在此叫罵，等到公子動起怒來，滴血挑牙，置之死地，看你何處去申冤？」那女子聽了此言，更千強盜、萬惡賊，大罵不止。張桂蘭伏在簷上，見下面有一二個僮僕，圍著那個婦人，你言我語，說個不了。當時向賽花打了個暗號，身邊取出袖箭，對定燭頭射來，單把那燈光射熄。眾人正在議論，忽然燈熄，黑洞洞不見你我，正在詫異。那婦人早被桂蘭躡下身來，救上了屋。婦人不知是誰，知有人攬抱，大罵不止。那許多僕從聽見婦人的聲音，到了屋上，趕著取了燈光，四下裡照著，早已不見了人影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當時你望我，我望你，猜不出個道理，只得約齊進去稟知胡通。此時胡通醉意已醒了大半，正在後面命人來問。

眾人將此事先告知於他，也就魂飛天外，忙道：「不不，不得了！聽說王朗的山頭為施不全所破，咱們家中有了這件事，必是施不全下面能人幹出這個手段。明日施公前來追問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胡通正在懼怕，旁邊有個蔑片，名叫活嘴王三，從旁言道：「公子何必多慮？常言道：『做賊獲贓，捉奸拿雙。』他手下人將人救去，咱們門內已沒有形跡了，即便他前來追問，不說是有意誣扳嗎？且老人在京中，寫信前去，奏知皇上，施不全雖不送命，也要參官。」誰知他兩個在下言語，上面早有一人聽見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